

魅影魔踪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I247.5
3312
(1)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异侠系列

魅影魔踪

(上)

台湾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侠/云中岳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4

(云中岳武侠精品)

I. 异… II. 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5891 号

异 侠 系 列
魅 影 魔 踪 (上下)

作者: 云中岳

组稿: 钮琦

责任编辑: 范胜震

出版发行: 太白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印 刷: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60

字 数: 4000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80-168-5/I·087 (全 15 册) 定价: 300.0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冥魔厉剑	(1)
第 二 章	织女神针	(20)
第 三 章	君子好逑	(41)
第 四 章	牛郎吃瘪	(61)
第 五 章	长箭短针	(81)
第 六 章	融融无猜	(101)
第 七 章	鸳鸯毒娘	(122)
第 八 章	脱羈离群	(143)
第 九 章	设伏截赃	(164)
第 十 章	冥魔获宝	(186)
第 十 一 章	蹶扰追袭	(208)
第 十 二 章	大张魔旗	(223)
第 十 三 章	蜂皇攀交	(246)
第 十 四 章	险哉魔窟	(267)
第 十 五 章	避风引敌	(291)
第 十 六 章	神针陷落	(314)

第一章 冥魔厉剑

端午节一过，冬衣可以收入箱柜了。

太阳开始一天比一天炽热，正式进入盛夏，地里的麦苗拼命长，北面山区的雪已经形影俱消了。

京都的脏乱，随夏日的到来而倍增。

好在皇帝已离京快一年了，没有皇帝的京城，人减少了许多，十二卫御林军只剩下两卫而已。

南北大官道，往来的车、马、轿、徒步旅客，却增加了许多，整条可容六车并行的大官道，旅客来来往往拥挤不堪。

军运更是频繁，军需辎重车队昼夜往来奔驰。

从京都南抵顺德府，这段数百里宽阔大官道，天天都在大塞，有车的旅客怨声载道，必须让有优先权的军车通行，民车只好夜间赶路。

南方有战事，难怪军运忙。

战事的重心在南京，正德皇帝目下就在南京逍遥快活。

顺德府，是大塞车最严重蹬路段，因为军运要在这里分道，折入至徐州的二级官道南下。

这一带生活环境十分复杂，是京师、南京、山东、河南四省的交会点，适于隐伏江湖龙蛇。

顺德府城市面十分繁荣，城高池深易守难攻，除了西关之外，南北两关不论昼夜，市街热闹，人流滚滚，龙蛇各显神通。

申牌左右，天色尚早，一位年轻的旅客，风尘仆仆策马进入南关六福客栈的店门外广场，下马到了拴马栏，将缰绳交给接待的店伙。

“还有上房吧？”

年轻旅客一面解马包，一面解鞢袋向店伙问：“旅客真多，我不想睡大统铺。”

“客官请放心。”

店伙牵着坐骑客气地回答：“旅客是很多，但睡大统铺的哈哈多，住上房的却少，还有五六间上房呢！客官辛苦，河南来？”

“呵呵！怎知我从河南来？”

“客官的官话带有中州腔。”

“呵呵！猜对了。”年轻旅客一团和气：“其实咱们中州腔并不中，豫东与豫西的土味儿腔尾，各有不同韵味互不搭调，互相听起来也颇感吃力，因此两地的僻乡村老到了大城市，那股子土头土脑味，实在令人气结。”

“有人说是愣头愣脑……”店伙突然发觉失言，脸一红，伸伸舌头做鬼脸，牵了坐骑开溜。

这位年轻旅客，似已表明是河南人。

其实用不着他自己有意无意地宣扬，店里的旅客流水簿上，必定登记他一切详细的旅行资料。

落店或旅行，或者做小行商穿州过县，必须有两种合法证件：县级核发的路引（身份与旅行地区的通行证），和所携行囊物品的凭单（货物另需关卡的税单）。

他在柜台登记的来处，路引上的确记载着河南开封府，去向目的地：京师，期限：两月，事由：探亲。

只要有门路，想打听一个人的底细并无困难。

柜台管事登记他的姓名是杨敏，二十三岁，姓名很普通，没

留下多少印象，只是觉得这位开封府的刀笔师爷，人才一表，身材修伟，做专打官司的刀笔讼师，未免显得太年轻了些，做讼师，必须是老奸巨猾阴险狡诈的人精才能胜任。

落店洗漱毕，天色尚早，他穿了天蓝色的长衫，束发不戴冠，进城逛了一圈。

城里没有城外热闹，街道宽阔商肆林立，市容可不怎么整洁，可能是人口增加过速的结果，乱丢垃圾的人太多。

城内有一座称土山的大丘，大街绕山西端与府前街衔接，商业颇为繁盛。

但府前街这一段不是商业区，商肆中断，街两侧全是大户人家的宅院，逛街的人稀稀落落。

每一座大宅，都有打手护院警卫，闲杂人等过往不会有问题，停下来探头探脑，即使这人不是满脸贼相，也将倒大楣被揍得半死。

他施施然沿街信步游玩，背着手神态从容悠闲。

经过府城十大名宅之一的田家大院，他仅有意无意地瞥了雄伟的院门楼一眼，目光扫过那位把门的粗壮如巨熊的大汉，便将目光投落在街上的行人身上，缓步从容地向府衙迈步。

田家大宅的主人田家骥大爷，是府城的十大仕绅之一，祖上曾经有功名，任职某一处二等县的县丞。这两代的人都进过府学舍作附学生（非公费），因此列为“仕”绅，虽则并不符实。

仕绅，是曾经获得功名的士人，也称缙绅，比乡绅、豪绅的地位身份高出多多。

田大爷也是府城的首富，而且是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大善人。

可是，大院内养了大批奴仆、歌舞伎、护院、打手、神气的侍女仆从。

一个大善人，受到府城人士的尊敬，声誉地位甚隆，似乎不

需养那么多闲人。

把门的大汉，似乎没发现他的存在。

当然，怎么看他也不像一个为非作歹的人。

大院的后院不招待外客，别有洞天。

房舍连厢接阁，比深如海的侯门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即使白昼进入其中，也不分东南西北，有若置身迷宫。

二更天，后院的一栋大楼灯火辉煌，楼下的大厅更有百十盏明亮蝉纱灯笼，照耀得有如白昼。

大厅真的大，设备华丽，八根大柱，两面有廊，堂上设胡床锦褥、雕花漆金的矮脚长案，两侧另设胡床式雅座，可能的用途是招待次要贵宾的座位。

堂下，中间是耀目闪亮的朱池，对面设锦帷，后面是铺红毡毯的乐伎席。

朱池也称舞池，可供数十名歌舞伎起舞。

外面，是遍设盆景或盆栽的中型院子，搭了目下最流行时兴的戏台，雕花画草五彩缤纷。

正在演戏曲，女优们载歌载舞粉墨登场，五彩的灯光与百彩戏服，令人目迷五色，丝竹琶箏八音齐奏，令人沉醉在天籁似的旋律中。

另有侍女不时用唧筒，喷出沁人心脾的香雾。

正所谓声、色、香俱全，极尽奢华。

由于楼在房舍深处，四周华屋围绕，所以尽管丝竹悦耳，钟鼓齐鸣，邻屋决不可能听到声息，除非深入堂奥，不然绝难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故。

看戏的雅座有三列，上面撑以彩棚，可知白天也可演戏，甚至雨天也可观赏演出。

主座除了三位主人之外，客座有五位男女贵宾，其他十余位

侍女与小童，在一旁伺候，毕恭毕敬。

演戏的全是女的，男角皆由女的扮演。

通常，大户人家的歌舞伎与优伶，不会买男优，有也仅限于变童。

而公设的教坊中，演戏的优伶则全是男的，不容许女的混迹其间，男扮女装居然有些成为名角。

戏台上，正火杂杂地演出全武行，那些美娇娘扮起武打的男角，扭扭捏捏玉拳粉腿齐飞，居然颇有看头，热闹得很。

按理，这些贵宾该看文戏，或者歌舞剧，该以元曲四大传奇赏心悦目的。

可是，欣赏的却是杂剧武戏。

戏目颇为醒目：《黑旋风仗义疏财》。

那位扮黑旋风李逵的女优，身材窈窕脸型小，扮起大花脸黑旋风，委实有点不伦不类。

扮浪子燕青的女优扮相俏巧，飞跃翻滚居然有章有法，十分利落。

两女正演至强娶弱女的新郎赵都巡进洞房，立即撕掉新娘与伴娘装，和新郎众豪奴大打出手，打得满台飞，热闹滚滚，把台下的观众注意力全引到台上来了。

那时，水浒梁山故事民间流传甚多，似乎每一州每一县，都有人编说水浒故事，以表达对当政皇朝的不满，已经流行了两百多年。

后续故事仍在不断编出，推陈出新情节千变万化。

这出以元曲型式演出的杂剧，编剧出于皇朝的龙子龙孙手笔，太祖高皇帝的孙子，周定王的儿子周宪王朱有燬。他是皇室两位宗室剧作家之一。他的堂叔宁献王朱权是另一位，朱元璋的第十七位皇子。

周宪王推出这出戏之后，另出了一出《豹子和尚自还俗》，

演花和尚鲁智深被宋江计逼还俗的故事。

以后经过一百二十余年，据说才由明代武定侯郭勋，命门客搜罗梁山故事，以施耐庵笔名，辑成《水浒传》正式刊刻问世，举世哗然。

接着，是金瓶梅接踵问世。

但周宪王这两出剧的故事剧情，并没选辑在水浒传内，可知当时所流行的梁山故事，不知到底有多少种。

剧情演至即将杀光赵都巡狗官全家，右后方贵宾座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人，一个不请自来的贵宾。

这人的左首，是一位花样年华，盛妆艳丽，浑身香喷喷的贵妇，大概看戏看得入了迷出了神，身旁多了一位男宾也浑然不觉。

假使她有所发觉而转首察看，可能会吓得花容失色胆裂魂飞。

那根本不是人，没具有人形，只有一双湛湛双目，仔细看才可分辨出是人的眼睛。

头罩、衣裤、靴……是软软绉绉的丝绸所制成，绘了灰、暗红、淡青各种大条斑或不规则斜扭曲多角斑纹，没有五官，并在一起时，只是每块怪斑的组合，完全没有人的形态。

剑插在皮护腰上，另系了一只有同样斑纹的百宝囊，整个人倚坐在铺了锦褥的交椅上，像一堆奇形怪状的零碎布料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人，只有那双神光炯炯的大眼睛象征是活物而已，同时这双眼睛也流露出阴森妖异的气氛。

“好哇……”当朝官赵都巡被扮李逵的女优打倒时，台下叫好声大起，女贵宾们的欢呼娇嫩嗓音，最为高亢尖锐。

毕竟人间还有天理，还有良知，虽是演戏，坏人被打倒时，仍可获得观众的欢呼。

至于欢呼的人是好是坏，就无法估计了。依常理，坏人是不

会为被杀的坏人欢呼的。

鼓掌声随即在贵宾席响起，鼓得特别响亮。

所有的目光，突然向鬼怪般的人集中。

“啪啪啪……”鬼怪仍在鼓掌。

主客八男女，几乎同时惊跳起来。

乐声倏隐，台上大乱，乐伎们花容失色狼奔豕突，惊叫声中群莺乱飞。

“九州冥魔！”主人田大爷嘶声厉叫，迅疾地从长衫内拔出一把晶光四射的锋利匕首。

没练过武，本城的大富豪，与任何江湖人无关的田大爷，居然用江湖口吻叫出对方的江湖绰号，传出去绝对无人敢予置信。

田家骥大爷已年近花甲，惊跳起来身手矫捷无比，虽则身材粗壮如熊，简直只能以轻灵如猿可比拟，手脚弹性之佳，决不比年轻人差多少。

那把尺二匕首是一把小剑，宝光四射光可鉴人，匕身隐现龙纹，是传说中鱼肠一类小型宝刃。

九州冥魔身旁的青春贵妇，绝不是深闺弱质，像豹子一样蹦起来，身形一起，右手的纤纤五指，已像魔爪般抓向九州冥魔的五官，她目标是双目。

九州冥魔中止鼓掌，左手一抄，以更快一倍的奇速，扣住了贵妇的右手脉门，长身而起。

“叭叭叭叭！”四记清脆的耳光声像连珠花炮爆炸。

“飞天仙女……”九州冥魔的洪亮叫声传出，飞掷而出的贵妇，像急剧飞舞的蝴蝶，向奔出棚外的贵宾飞砸。

飞天仙女试图稳住身形，却劳而无功。

田大爷虚晃一匕，飞出棚外发出惊恐的警啸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。有些人的名号，真可以把胆小的人吓昏。

三年前，山东济宁州名震江湖的黑道大豪饿虎魏鸿，四十大

寿大开寿筵的庆祝大典中，突然冒出一个自称九州冥魔，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怪物，向饿虎讨取半年前所做下的一笔罪案所获得的一万两银子赃款。

饿虎不但否认罪案，而且策动上百位前来祝寿的三山五岳高手名宿，愤怒地群起而攻。

结果，九州冥魔那把比常剑短了六寸，品质极普通的狭锋剑，杀掉了三十三个蜂拥而上的高手名宿，伤了二十余名，把那些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的黑道群雄，杀得心胆俱寒作鸟兽散。

九州冥魔带来一群鬼卒，不但搜出那一万两银子二十箱赃银，也搬走了饿虎地窖中的十余箱金珠，用船载了放舟远颺。

饿虎被打碎了右膝和左肘，后来不知躲到何处逃灾去了。

不到三月，湖广黄州白道之雄神刀破浪黄霸先，不该逞强私刑执法，没收了大江一位私枭两船苏杭绸缎，杀死六个小混混，并没将私货缴交黄州府衙，藏在江滨的别墅地窖中。

九州冥魔不知从何处获得消息，午夜出现在黄家大宅，剑毙七名高手，勒索了一千五百两黄金。

神刀破浪也被剑毁丹田气，成了平凡的人。

这三年来，几乎每三四个月，便有一桩九州冥魔执行报复，或者勒索讨债的事故发主，受害人包括黑白道邪魔外道的大名鼎鼎人物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：这些受害的事主，一定做了某件亏心或伤天害理的事，被九州冥魔作为借口，整治得灾情惨重。

短短三年，九州冥魔赫然升入天下十大凶魔之林，排名已升至第六，行情仍在日渐攀升中。

有人咒骂，有人要将他食肉寝皮。

有人喝彩，也有人把他当成英雄。

当然他不是英雄，是魔。

九州冥魔的绰号，毫无疑问是他自己取的。

这人是何来路？真面目如何？谁也不知道，因为他白天从不露面，夜间露面也奇形怪状不具人形，谁也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。

田大爷是隐身大盗，作案时也不露本来面目。

隐身大盗在天下各地作案，消息当然灵通，当然知道九州冥魔的事迹，因此不由自主大惊失色，不假思索冲口叫出九州冥魔的绰号。

其实是不是真的九州冥魔，他并不知道，反正他心中有鬼，似乎已经知道九州冥魔是来找他的，他的确做了一些亏心事。

他手中有匕首，竟不敢先下手为强，可能棚内不便施展，叫声中飞跃出棚。

宅中一乱，抢出察看应变的十之七八是女人，男仆与打手们都在外面，不可能很快赶到。

脚沾地刚转身扬匕待发，眼角已看到激光射到。

五位男女贵宾身上没带兵刃，不可能在刹那间帮助他，而那位爪功非常了得的贵妇，已经被摔昏了。

激光及体，彻骨裂肌的剑气象怒涛般涌到。

生死关头，千锤百炼的反应是一匕急封。

生死见交情，一位男贵宾总算够朋友，恰好从侧方吐出一记劈空掌，可远及丈外的无俦掌劲，“砰”一声击中九州冥魔的左肋。

可裂石开碑的掌劲，击中九州冥魔却没发生多少功效，仅将九州冥魔的身形，撼动了小幅度斜移而已。

激光受到影响，也斜移三寸。

“铮”一声爆响，匕首总算与剑尖接触。

救命的三寸，好险。

如果没斜移三寸，他的匕首不但封不住长驱直入的激光，而且右手小臂必定受到严重的伤害，不断也将鲜血淋漓。

同一瞬间，抢救他的贵宾，被九州冥魔拂出的一掌，震出丈外摔倒，爬起如飞而遁。

同一刹那，他的匕首也震得脱手欲飞，浑雄猛烈的震力直撼右半身，他被震得头晕目眩。

“还不够好！”九州冥魔怪叫，剑仍化激光，如影随形跟到。

生死关头，他顾不了头晕目眩，循声将匕首掷出，同时一跃而起。

超人的反应可圈可点，死中求生全凭经验争取生机。

激光不理睬掷来的匕首，向下一沉掠过他的腿侧。

“哎”一声惊叫，他斜飞下仆，左手一按地面，身形一滚斜窜而出，再一滚便消失在院侧的月洞门内。

四位男女贵宾，已不知逃往何处去了。

抢出的仆人与侍女，看到九州冥魔的魔鬼形象，斗志瞬即沉落，狂叫着重新从原路逃走了。

九州冥魔也失了踪，全宅突然陷入死寂，有些地方的灯光已经熄灭，没有人声，没有人走动，各处门窗先后关闭，应变的防卫措施，可圈可点。

不远处就是府衙，虽则夜间府衙仅有值夜的人，与几个值勤的捕快丁勇，不可能派大批人手前来干预。

但在府衙旁作案，毕竟是犯忌的事，那会激怒官府，大举搜捕麻烦大了，全城戒严，什么事也别想干啦！

田大爷不但有恃无恐，而且有意毙了九州冥魔为世除害，人都藏在暗处伺机而动，全宅成了处处有不测的巨大牢笼，可能步步杀机，机关埋伏遍布。

鬼怪似的身影，在迷宫似的重门叠户中飘忽移动，无声无息，此隐彼现，一飘一停，乍进乍退，光影摇曳，倍增恐怖。

一处壁角的暗影中，数星光芒一闪即没，然后传出机簧击打

声，和利器贯入墙壁的怪响。

是梅花弩筒中的五枚劲矢，人影随矢扑出。

鬼影一晃，倏隐倏现，右飘一步，左掌拍出，电虹破空一闪即没。

扑出的人身形一顿，“咔”一声射出梅花中心最后一支劲矢，贯入上面的承尘，透板四寸左右，劲道极为猛烈，真可杀人于三丈外。

“哎”一声厉叫，“砰”一声大震，这人倒下了，是五贵宾中的一个身材高瘦中年人。

鬼怪九州冥魔幻现在旁，一脚踏住中年人的咽喉，俯身伸手拔出贯入这人右鼠蹊部的一把六寸长、中型回风柳叶飞刀，在那人身上徐徐拭掉血迹，徐徐插入右小臂的护臂插袋内，举动缓慢，若无其事。

鼠蹊部有利器贯入四寸，不但腿根的大筋受损，骨盆腔内必定充血严重，如不及时抢救，老命难保。

如果偏了两寸，命根子也将完了。

鬼影一飘、再飘，隐没在一条走道的暗影里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这人嘶声求救，痛得嗓音完全走样。

这座客厅非常宽广宏丽，家具豪华有如公侯宅第，蝉纱明灯只点了六盏，光度不佳。

九州冥魔高坐在饰有虎皮的主座大环椅内，双手玩弄着一把制钱，成一串丢过来，再成贯丢过去，全厅响起制钱飞来飞去的叠砌声，清脆悦耳且有节拍。

叩指一弹，飞出一枚洪武制钱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挂在两丈高的一盏蝉纱圆形灯笼，摔落堂下跌破了，幸好烛火一闪即灭，不会引起燃烧。

少了一盏灯，光度又暗了些。

光度愈暗，鬼怪的形象愈恐怖。

“叮”一声脆响，另一枚制钱，击破了漆金雕架上的一只水晶八寸飞鹰。

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。”他的嗓音变了腔，幽幽地、森森地，令人入耳便毛发森立，一点也不像人声。

“啪！”又跌破一只景德御窑出品的中型青花承露盆。

“如果不出来讲因果，明晚我再来放火。宅中陈列有许多足以破家的禁品，顺德的陆知府会笑得牙关也将掉下来。好汉作事好汉当，阁下最好做一个好汉。”

那只青花御窑承露盆，就是可破家的违禁品，只许皇家的宫苑拥有，只能在皇宫或王宫陈列。

八寸高的水晶飞鹰，也是百分之百违禁品，只能让官宦人家拥有，被查获可能被枷号示众十天八天。

运气不好碰上一个是嫉恶如仇的酷吏，枷一天就枷死，不会活着卸枷，死活大权全握在执刑人手中。

厢门悠然而启，飘入一朵彩云，幽香入鼻，轻灵地飘呀飘，彩裙也飘飘，脚下无声，像是离地五六寸，就那么悠然飘过来了。

很美很美，而且年轻，瓜子脸蛋透着俏皮机灵，粉脸桃腮眉目如画，曲线玲珑引人遐思，那含蓄的一抹矜持微笑，动人而不动人情欲。

是女贵宾两个中的一个，另一个被打得昏天黑地。

“有讲因果的必要吗？大爷。”女郎在他的左前方丈外侧止步，目不转瞬凝视他的双目，似想捕捉他的眼神变化，也可能想看出他头罩内的双目外貌。

“不能因为田大爷是隐身大盗，就不用说因果呀！”他安坐在大环椅内，等候对方突袭。

“那就更不必说因果了，他本来就是盗呀！”

“那就与我的看法不同啦！”

“爷台的因果怎么讲？”

“得等他来听。”

“爷台认为我不配听？”

“那我就知道了。”

他伸伸懒腰，双手仍分握着制钱：“我只知道一切是非黑白，必须双方当事人当面说清。哦！小姑娘，你认为你配？”

“我叫徐茵英，去年获得前辈赐赠绰号。”

“唷！你多大了？闯了几年道？这么一位香扇坠似的小丫头就获得绰号，可喜可贺。”

“目下名动天下的武林四女杰，并不比我大多少呀！她们只不过闯道早三四年，而且有辉煌的家世荫庇而已。”

徐茵英流露出自负的神情，居然抬手拍拍曲线动人的酥胸：“我的剑术武功，决不比四女杰差。有一天，我会找她们较量较量。”

“武林四女杰早些天在江西同时现踪，大闹情爱纠纷，你去找她们吧！这里的事你别管，除非你与见我生财田大爷有过命的交情。”

“我和田大爷的爱女有交情，今晚来她家见识见识演戏曲的。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哪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呀？我神针织女日后还能在江湖充人样？”

“哦！你就是那位被称为江湖新秀，一鸣惊人的神针织女？失敬失敬。”他说话的口气，却毫无敬意。

“我的无影神针百发百中。”

“也许吧！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你这么一位漂亮美丽、年轻灵秀的人见人爱大姑娘，眼高于顶雄心勃勃，怎么就笨得被绰号捆死了？”他坐得更舒坦自在，